

抗戰小叢書第二集

修公路

歐陽山著

國立北平圖書館藏



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編印

C

ME
I246.8
26



3 1774 3048 9

1

修公路

在我國西北陝西省南鄭縣的鄉下，有一個種田的老翁，叫魏懷坤，年紀已經六十幾歲了，然而身體強壯，才和四五十歲的壯年人相彷彿。他原藉山東省文登縣人，民國以後，才搬到陝西去住的。

他在民國成立，剛剛搬到南鄭縣的鄉下來的時候，還不過三十歲。那時他有一妻三子，家庭生活，倒不寂寞。現在，他的妻子早已去世多年，他的三個兒子也一個個死掉了。長子次子都已娶妻生子，第三的兒子到死的那年還沒有完婚，因此沒有後嗣。長媳生一個兒子，乳名福子，現年二十歲；次媳也生一個兒子，乳名祿子，現年十五歲。

魏懷坤年紀雖然漸漸老邁，幸而還有着六七十畝棉田，可以過



活。他帶着長次兩個媳婦，福子兩個孫子，生活在一起，倒也安樂無事，兩個孫子都進過小學，念到畢業，如今在家幫着照料田事，長孫福子也快要完娶成家了。

但是自從前年（民國二十六年）七七蘆溝橋事變一起，我們中國和日本打仗以後，這老翁便變了個樣子。他像多了些心事。別人以為他顧慮孫子要去當兵，所以愁眉不展，便安慰他道：

「魏老頭兒，你何必害怕？抽壯丁服兵役，可不一定抽到福子呀！」

魏懷坤知道別人不明白他的心事，便搖頭回答道：

「你有所不知。我那里是害怕抽壯丁服兵役？我倒是雷願抽壯丁會抽到我們福子呢！」

別人聽見他說雷願叫福子去當兵，倒有點奇怪起來，祇是將信將疑的笑着。

他的大媳婦，就是福子的母親，民國四年嫁到魏家，民國五年生下福子，到民國八年就守寡了，爲了這個原故，她十分疼愛福子，福子長大起來，在小學念書，她每天親送親接，有一點什麼事就老是放心不下；小學畢業之後，依魏老頭兒的意思，該送到城裏去讀中學，可是她一定不依，一步都不放福子走開。福子長大之後，身體強壯，又會做莊稼，母親十分喜歡，祇忙着給他找媳婦，可是他雖會做莊稼，却還不大明瞭世故，國家，民族，這些字眼兒，他更是弄不清楚是什麼意思。魏老頭兒到底不同，沒有事並也到學堂裏找先生借份報看看，回家之後，也常常說給福子聽，怎奈他知識太淺，一聽這些話，就要打瞌睡。於是，魏老頭子更是愁眉不展，覺得福子快長大成人了，一竅不通，真是沒用。家裏大媳婦二媳婦和福子祿子都不曉得他的心事，外人那裏會知道呢？

那天正是三月初頭，村中的保長走到魏家來，恰好魏老頭兒出

外去了，他對福子說道：

「福子，現在政府有命令要做公路了，過幾天開工，你也去做工啊！」

福子忙問道：「做那幹麼？可有工錢？」

保長道：「這是一條軍用公路，每家派一工。你們也去一個，做半個月就行了，這是公事，沒有工錢的，」

福子說：「沒有工錢，我不幹，苦得很。」

保長正色解說道：「福子，話可不能這樣說。修軍用公路還說苦，那麼打仗又怎樣呢？給國家出力，沒有什麼苦不苦的。至於派你們十五工，那可不是我多派的，隨便那一家都一樣。就是我做保長的，也得派自己十五工。」

福子又說：「沒有工錢誰幹？」

保長答道：「老弟，工錢是沒有的。就是政府給我們工錢，我

們也不好意思要呀！這是誰的事？是大家的事。如今定下的辦法是每一工發一點茶水費，政府的開銷已經很大了。要是在山西，河北那些省份給日本軍隊拖去修公路挑子彈，那才好看呢。他們那些日本畜生一不發工錢，二不發茶水，祇每天發給你一頓毒打！

保長走了之後，福子便和母親商議起來。福子說道：

「媽，你看抽工役這事情討厭不討厭？政府要做公路，與我們有什麼相干？一沒有工錢，出力不討好，不幹，不幹。」

母親輕輕嘆了一口氣，沒開口，她覺得：這實在爲難了，福子說的是很有理的，但是一定不去，將來保長逼起來怎麼辦呢？想了半天，也想不出主意來。

福子看了媽不開口，他曉得媽也不情願他去的，更起勁的說：

「我硬不肯去，看那保長能把我怎麼樣？」

魏老頭兒回家之後，大媳把剛才把保長來過，怎樣說過要抽工

役，怎樣不發工錢，福子決必不去的話，一齊告訴了他。

老頭兒不聽猶可，這一聽之下，氣往上衝，大聲說道：

「修公路是國家大事，一定要去！一定要去！莫說還有茶水費給你們，就是沒有，就是還要自己倒貼錢出來，也要去做！現在我們和日本人打仗，不齊心合力怎樣好打勝仗？」

福子看見祖父發脾氣的樣子，不敢再說自己怕吃苦，母親也不敢多說了，大家祇是閉着嘴不聲不響。

大媳婦這天晚上飯都沒有吃，就上了床。

第二天，魏老頭兒又把福子叫來，對他說道：

「服工役是國民應盡的義務，就是苦一點，也算不得什麼事，將來還要去服兵役呢？大丈夫，男子漢，應當從苦中去求樂，從危險中去求安！」

過不多天，保長又來了，說：

「明天就帶扁担、竹筐去上工」。魏老頭兒滿以為他的勸勉生了效力，福子會高高興興的前去應工。誰知福子還是存心躲避，和母親商量，商量短。既想硬不去，又怕保長會來干涉，想出幾個錢買個人來頂替，又怕爺爺不會答應；想逃到外祖父家裏躲藏幾天，又怕將來難以圖利；想和保長說情，又不知從那里說起，思來想去，無計可施。到了那天晚上，福子在床上滾來滾去，如豬叫，魏懷坤跑去看他，問他怎的？

福子說：「哎呀！哎呀！我的……肚子……痛呀……」

魏老頭兒一看那神氣就曉得他是裝的，氣極了，一把把他拖起來，又把全家大小叫到跟前，對大家教訓道：

「今天跟你們說話，你們可一句一句記牢。」

魏老頭兒坐在客堂中間，聲音很是嚴厲。客堂當中的櫃子上放着一盞小小的油燈，把人的臉孔照得半明半暗，好像就要出什麼事

情似的。魏懷坤喝了一口冷茶，眼睛望着福子的臉。

「你們大家知道不知道，現在我們國家在同日本鬼子打仗啊？日本鬼子要亡我們的國，叫我們做亡國奴，你們這樣不爭氣，連派幾個工修修路，都左右想不去，真是亡國奴的坯子，真是亡國奴的坯子？」

老頭兒歇了一歇，又說道：「你們知道不知道，你們的太公是怎麼死的？……他是死在日本人手裏的。我們本是山東的文登縣人，世代住在原籍。你們的太公，是當兵的。到了前清光緒二十年，我十八歲，太公四十歲，中國和日本爲朝鮮的問題打起仗來了。前清的官員十分腐敗，這一仗打得糊裏糊塗，輸個精光，旅順口跟威海衛一個一個的失陷之後，日本兵便直向文登攻來。我們兵少，兵器不好，這還不要緊，最糟糕的是清廷糊塗，官吏腐敗，文登一下子又失掉，你們的太公，就在文登這一場惡戰中陣亡了！」

說到這裏，聲音有點哽咽起來了。等了一下，對福子說：

「福子：你記得不記得，你的爸爸是怎麼死的？」

福子沒有開口，福子的媽媽頓時哭起來了。其他的人也流起眼淚來了。

老頭子噙住眼淚，嘴唇發抖的說：

「他也是死在日本人手裏的。……那年他在北京大學堂裏唸書，只因漢奸勾通日本鬼子賣國，因此激動了全北京學生的公憤，舉行示威大游行。那時北京政府裏面有三個著名的親日的賣國賊，一個是交通總長，一個是錢幣局長，一個是駐日的中國公使。游行的學生折了他們的房子，把他們幾個人打了一頓滾滾，這樣一來，軍隊和警察就抓了不少的學生去。福子的爸爸也是被抓的一個，給那些日本走狗用嚴刑拷打得只剩下一絲的氣息。過了十天，他們雖然把他抬到醫院，算做放了出來，可是不上五天工夫就死掉

了。……

「孩子！你聽說你爸爸怎麼死的？」

這時候，滿屋子只聽到抽抽咽咽的哭聲，燈光也更顯得厲害，好像房子都有點搖幌。

老頭子長嘆了一聲，說道：

「你老子也是死在日本鬼子手裏啊！你老子在上海做工，那一年全上海好像一鍋沸水一樣的騷擾不甯。因為一家日本紗廠打死了——一個無辜的中國工人，全上海的民衆，不論工人，商人，學生，都起來反對日本人的野蠻殘暴。五月三十那一天，全上海人舉行示威大游行：他也在裏面，而且担任了一個指揮的職務。游行經過南京路的時候，當巡捕——好像我們這裏的警察一樣——的印度人開槍殺人，他當場就給子彈射穿了腦袋！……」

房子裏的哭聲，更加淒厲了，魏老頭兒也硬咽住了，一會兒又

接着說：

「你們的三叔，去當兵北伐時候，打到濟南，日本鬼子竟起來阻礙，亂殺我們的軍民，他也死了，他也死了！……」

最後的幾句，不是說出來的，是哭出來的。

老頭兒猛然站起乘，用更大的聲音說：

「這還只是我們一家的情形，全國還有數不清的同胞，都慘死在日本鬼子手裏，我們中國人如不誓死報仇，決不是人！」

老頭兒完全發了瘋的樣子，兩腳亂蹬，嚔淘大哭，哭出非常怕人的聲音。他坐的橙子也倒了，他喝茶的杯子也倒了，水往地上流，眼淚往身上滴，滿屋子，窗戶，門都在震動，頓時變一個悲涼慘澹的世界。

福子突然走上前去，捉住魏老頭兒兩隻膀子搖着，仰着頭，感謝地緊着說：

「爺爺！爺…………爺…………我決定去了啊！」



82
7/12/12
15

SKBC
MG
1246.8
26